



臺灣歌謠

思想起

——評「臺灣民俗歌謠」

莊永明

編著：林二 簡上仁

出版：衆文圖書公司

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為民俗藝人籌設基金，作為對日後延綿民俗藝術工作的關懷，於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元月卅、卅一日在中山堂舉辦兩場「新春歌謠音樂會」義演，在通俗的、生活的原則下，做為節目所欲表達的形式，因此，歌曲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流行歌曲，舞蹈是大家舉手投足的日常動作；這是這一次音樂會的可愛處，流行歌曲獲得肯定，毋寧說它與大眾生活層面息息相關。

臺語流行歌曲的歷史，還不到半個世紀，剛開始的傳播媒介體是唱片，後來隨着歌仔戲班和江湖藝人的引薦，而深入民衆的心坎；它被裝訂成冊的發售，是江湖藝人者開其端，不少流行歌曲的作者，當年都扮演過這種角色，因此光復初期，在圓環、在媽祖宮、在龍山寺，我們都能見到他們的廬山真面目。

一本真正能普及到青年學子手中翻閱彈唱的臺語流行歌曲唱本，是民國六十五年出版的「鄉土組曲」，遠流出版社發行，本書雖有瑕疵，但是它突破了臺語流行歌集窄狹小氣的面貌和僅只在書攤上出售的現況，進而和「世界名曲」、「藝術歌曲」堂堂皇皇的擺在大書店的書架上；不少以後出版的臺語歌曲歌本，是以他爲範本，增增刪刪而換個面貌出版，也許當時的「鄉土熱」，促使了那一陣子的熱潮。「鄉土組曲」附有黃春明撰寫的「民謠札記」，他是以鄉土文學作家的立場而執筆，而非爲歌謠尋「根」；於是由「電腦音樂」回歸「民俗音樂」的林二教授，很熱衷的擔負起「尋根」的使命來，他從民國六十六年，在一次偶然的機會，「發現」了「望春風」的作詞人李臨秋，欣喜異常，透過傳播工具介紹李老先生，使他再現於大家的眼前，接着他四處奔波，訪問光復前、後的歌謠作家，並且舉辦數場音樂會，讓他們現身說法，接着和簡上仁合編：「臺灣民俗歌謠」，由衆文圖書公司印行，目前已經發行了兩版，第一版發行於六十七年二月，收錄了六十五首福佬系歌謠、九首兒歌，十七首客家歌謠和十六首山地歌謠，六十八年二月再版，福佬系的通俗歌謠再增加四首，並對第一版失誤的資料予以部份的更正。

本書編後感有言：「坊間臺灣民俗歌謠的書籍不多，也常有缺乏追根究底，力求確實之弊。我們本着求真精神，儘量使歌詞、歌譜正確完善。」編輯說明又寫出：「書中對民謠的起源和時代背景的詮釋和對通俗歌謠作者的詳細介紹，目的在使讀者對臺灣民俗歌謠有更深

的認識，「這種負責查案，追尋脈絡的治學態度，是值得讚許，然而本書是否盡了他所抱負的責任，却也值得推敲，筆者不敏，願意和林二、簡上仁兩位先生共同討論這本書的缺失，對於林二、簡上仁爲維護民俗歌謠的奔波、努力，筆者懷着很高的敬意，所以斗膽在關廟前玩大刀，只是覺得「根」的研究，是歷史性，不容有以訛傳訛的事情發生，筆者就比劃比劃幾個招式，就教於林、簡二位先生的面前如何？

(一)本書的每首通俗歌謠都列上作者大名，以報償他們創作上的貢獻，但對民謠的採集者和編曲者，却大都不予提及，似欠公允，如「一隻鳥仔哮救救」、「丟丟銅仔」的採譜者是呂泉生；「角板山曲」由呂泉生改編，翁炳榮填詞；「捕魚歌」是張人模記譜，李福珠做詞……。

(二)介紹「丟丟銅仔」時，提及蘭陽開拓史，本書寫着：「西元一七八七年，宜蘭地區民衆在吳沙先生領導下，爲開發蘭陽繁榮地方而努力……爲了解決交通問題，流了多少血汗，鑿通了連綿不斷的山嶺，建築與外界相通的鐵道。」按臺灣的鐵路是一八八七年（光緒十三年）六月，劉銘傳爲臺北基隆間的鐵路舉行破土典禮，臺灣鐵路的興建，於焉開始，林二、簡上仁將北宜鐵路的建築，說明成較劉銘傳奠立臺灣鐵路的基業還要早上了一百年；宜蘭線是遲在日據之下完成的。

(三)「農村酒歌」乃取材於歌仔戲調的「涼傘調」和「山伯英台遊西湖」，由呂泉生整編成合唱曲，並且親自填詞，本書僅說明「取材於涼傘調」，只對了二分之一。

(四)「病子」一詞的解釋是孕婦懷孕初期的生理心理狀況，而非「病子歌」說明中所說的「身懷六甲之意」。

(五)本書第八十頁「搖嬰仔歌」，在第一版誤爲整編的民謠，第二版時已訂正爲呂泉生作

曲，但作詞人盧雲生却又漏了，第八十一頁的說明文字又強調本曲是「經過整理的民歌」，前後說法就不一致了，既已考據出作者，又說明是佚名，顯現二版訂正時的粗心大意。按此曲是民國三十四年六月九日，呂泉生為其公子信也三個月所譜曲的。

(六)誠如本書所說：「桃花泣血記是臺灣流行歌曲中最早的一首」，但是創作年代說是民國十七年（第一六〇頁）則錯得離譜，林、簡也強調王雲峰是為同名的影片所寫的宣傳歌曲，他倆忘了查閱「中國電影史」，按「桃花泣血記」是上海「聯華影業製片印刷公司」所出品輸臺放映的影片，卜馬蒼編劇，由阮玲玉、金銀主演，「聯華」成立於民國十九年，於次年纔拍製「桃」片，本片來臺放映又隔了一年，由當代兩位名「辯士」（默片時代的電影劇情說明者）合作，詹天馬作詞，王雲峰譜曲，由臺灣歌倫比亞公司（當時稱「古倫美亞」）灌錄唱片發行，時為民國二十一年。

(七)本書將「雨夜花」解說為鄧雨賢和周添旺合作的第一首曲子，較「月夜愁」還早了一年，似可商榷，據筆者走訪首唱「月夜愁」的歌手林是好女士，和「雨夜花」旋律的首位作詞人廖漢臣先生，以及參閱當年主持「哥倫比亞」文藝部的陳君玉記載，「月夜愁」應比「雨夜花」還早一年。按民國二十二年，廖漢臣寫了一首三段式的兒歌，第一段是：「春天到，百花開，紅薔薇，白茉莉，這平幾機，那平幾枝，開得真齊，真正美。」交曲鄧雨賢譜曲，而產生了這個旋律，次年周添旺繼陳君玉擔任哥倫比亞唱片公司文藝部，纔配上「雨夜花」的歌詞，而風靡起來。

(八)「心酸酸」的說明文字說：「姚讚福在鄧雨賢寫了『望春風』等名曲，也不甘示弱為勝利唱片公司譜了『心酸酸』與之抗衡」；「農村曲」的解說又寫着：「陳達儒服務的『勝利』和『帝蓄』唱片公司為了要與周添旺的『哥倫比亞』唱片公司一爭長短，

致力招兵買馬。」這兩段文字都是「猜測」的，事實上當年的唱片業，羣雄紛爭，而且人才濟濟，我們了解日據時代的臺語流行歌曲，嚴格的說，風行只短短八年，從民國二十一年到民國二十八，最後的三年，還是在苟延殘喘下拖延尾聲，因為適時日本統治當局開始積極箝制臺灣同胞的思想，而所謂「皇民奉公會」也提倡「臺灣新音樂」，以臺灣歌調，唱日本歌詞，因此，在「陶冶時局下之島民情操」，只准唱「時局歌」，而使流行歌壇的英雄們，無用武之地。民國二十一年，「臺灣哥倫比亞唱片公司」突破以前只製作歌仔戲、山歌、西皮、福路等音樂的瓶頸，臺語歌曲，這種「新聲」迎合了當代人的口味，而大發利市，引起其他唱片公司紛紛設立，民國二十三年，郭博容創設「博友樂唱片公司」，這家公司培養了一位作曲家邱再福，他寫了「人道」、「籠中鳥」、「一心兩岸」……等，和「哥倫比亞唱片公司」的鄧雨賢、蘇桐、王雲峰，並稱作曲界的四大金剛。民國二十四年，「勝利唱片公司」，聘請張福興主持文藝部，林清月選詞，張福興有「臺灣新音樂之父」之稱，畢業於當年日本唯一官辦音樂學府東京上野音樂學校（今東京藝術大學之前身。）他是臺灣人學習西洋音樂的第一人，也是臺灣教授音樂的第一人，而林清月是大稻埕的名醫，第四屆的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生，是臺灣人開設私立西醫醫院的先驅人物，他是個業餘的歌謠迷，鑽研歌謠頗有心得，二人服務於勝利的時間雖不長，但是為這家唱片公司規劃了良好的基礎，羅致了不少人材。而使其業務扶搖直上，超越了「哥倫比亞」，而佔了流行歌壇的王座。其他的唱片公司，還有「泰平」、「奧稽」、「文聲」、「臺華」……等等。「望春風」風行於民國二十二年，「心酸酸」發表於民國二十五年，其間不同名曲，大膽的判斷兩曲子的「抗衡」地位，太武斷了，而陳達儒在「勝利唱片」服

務時，「哥倫比亞」已讓出王座，何來「一爭長短」。

(h) 本書第一三六頁寫着：「蘇桐寫了農村曲、雙雁影和青春嶺三首成名作之後，再也沒有類似的好作品出現了。」按蘇桐的成名作是和李臨秋合作的電影主題歌「倡門賢母」和「懺悔」，蘇桐在民國二十五年發表「雙雁影」、「日日春」、「青春嶺」和民國廿六年譜成「農村曲」，如前所說他早享有作曲界四大金剛之一的美譽。

蘇桐在光復後還有「煙酒歌」、「青春悲喜曲」、「母呀喂」……等創作，其較少被傳唱，乃因歌詞受時、空所限，如「煙酒歌」勸人節儉，抽「香蕉煙」，喝「芬芳酒」，都因公賣就已不再有這種產品應市，唱起來，缺乏親切感；「青春悲喜曲」分前、後篇，詞共六段，不合「流行」的條件，「母呀喂」詞意欠佳，且有「三輪車」這個歷史名詞，今日唱起來很蹩腳，但是蘇桐所寫的旋律，仍然能够稱得上「好作品」，今日許多輕音樂演奏曲的唱片選擇做為曲目，可為明證。

(i) 「心酸酸」中提及作曲者姚讚福說他「寫了『心酸酸』名曲，即無籍籍名」，這也不實，姚讚福在從事藝術創作前和後期印象派的畫家梵谷很相似，兩個人都是牧師，也都在礦坑工作過，為了對藝術的執一，都落得淒涼的下場。姚讚福在民國二十五年以「心酸酸」和「悲戀的酒杯」（作詞人都是陳達儒）使全省到處都唱着新式的哭調仔，「悲戀的酒杯」在光復後被改填國語歌詞，改名：「苦酒滿杯」，由謝雷主唱，再度掀起全省一片悲感的歌調，乃被禁唱，其實姚讚福讚美歌式的曲子，做得也不錯，如以後寫的「戀愛列車」、「滿山春色」、「天清清」……等。

(ii) 「補破網」介紹作曲者王雲峰說：「他替『桃花泣血記』譜了電影主題曲……此後一直沒有動筆作曲」這又錯了。按王雲峰是個多彩多姿的藝人，他擔任過作曲家、樂隊

指揮、電影片商、默片時代的電影解說家、電影演員、販賣擦樂器的銅油，省交響樂團的管樂隊隊長……等。

民國二十一年「臺北良玉影片公司」投資的偵探影片「怪紳士」，次年殺青，王雲峰不僅在該片擔任重要角色，而且還寫了主題曲，由李臨秋填詞。他還譜了「城市之夜」、「歸來」、「深閨怨」等三十幾首歌曲，決非林、簡所言只有「桃花泣血記」和「補破網」兩首。

(五)本書第一一七頁，說「王雲峰二十四歲結婚後組織了一個可能是臺灣最早的西洋樂團——雲峰管弦樂團，依王雲峰出生於民國前十六年（西元一八九六年），則他成立樂團的年代應為民國八年，依「臺北市志稿文化志」記載：民國五年九月已有臺北市美音會的演奏會，民國九年，張福興組織「玲瓏會」，都是早期西洋管絃樂團，王雲峰在臺灣電影及唱片事業開始蓬勃發展的起步期，為了提高年青人愛好西洋音樂和蕭光明開辦了「稻江音樂會」，不久纔籌組管絃樂團，因此說民國八年王雲峰就組織管絃樂隊，頗有斟酌的餘地，但可肯定的說，雲峰管絃樂團決非臺灣第一個西洋樂團，不過，這個樂團，接受招聘做伴奏工作，若稱為本省最早營利的西洋管絃樂團，則較容易令人信服。

(六)本書稱「阮不知啦」、「港邊惜別」的作曲人吳成家是「臺灣省交響樂團」前身創辦人，也有問題，筆者走訪不少「臺灣省交響樂團」初創時期的團員，他們都說言重了。光復後，從大陸到臺灣來的第一個音樂家，應算是蔡繼琨，他創辦於民國卅四年十二月一日的「臺灣省警備司令部交響樂團」並由當時行政長官公署派為首任團長，在民國四十年改稱為「臺灣省政府教育廳交響樂團」。光復當年他抵臺灣，人生地不熟

，找着吳成家，因而了解臺灣的音樂環境，接着在他引薦下認識當時的音樂界人士；王錫奇（第二任團長），王雲峰、鄭有忠對交響樂團的成立，都有助益，不容抹去這段史實。如果說吳成家的「興亞管絃樂團」就是「省交響樂團」的前身，則王錫奇的樂團、鄭有忠的樂團也都投入，則他們也可說都是創辦人。

(四)「補破網」的說明文字寫着：「這首『補破網』是光復不久，女朋友在七夕之夜和他鬧翻，在頹喪之際，靈感一來寫了這首希望能補破碎的愛的希望，寫好後還請人到友家門口去唱，果然挽回女友去意，終而結褵，還為他生了好幾位頗為出衆的孩子。」按李臨秋寫補破網已經三十八歲了，兒子（他沒女兒）也成羣了。李臨秋晚年曾和筆者在露攤上小酌數回，他是個樂天知命的達人，他確說補破網是「補情網」，因此編個故事開個玩笑，在他看來是無傷大雅，他善於運用方言字韻做詞，「漁網」與「希望」諧音，不管李臨秋否定他的情歌與民生大計扯不上什麼關係，但「無心插柳柳成蔭」，這首創作於光復初期的歌謠，確實是最寫實的鄉土文學作品。

(五)「臺灣小調」衆所周知是日本歌曲「蘋果之歌」的翻版，既然選錄了它，還肯定了其「時代意義」，應該有所說明，不能因為這個調子是林二當年從日返臺所學到的第一首臺灣歌謠就有所偏愛，加以沒有必要的抬舉，說本曲是作詞人鄭志峰最具水準的作品，他的「秋怨」並不比本曲差。

比劃了這幾個招式，筆者也氣喘如牛了，只好抱拳為禮，連說三聲：「失禮！失禮！失禮！」鞠躬下臺前，再說幾句話：編輯臺灣歌謠，務必加以整理，對方言的「表音字」、「表意字」、「方言俗字」要加以說明，免得大家拿起歌本，有贅牙不順的阻礙，唱不出字韻，如本書有幾個相同的字，因作者選字的不同，而有互異，抄下幾個如下：

(一)「草螟弄鷄公」的「呆看樣」，「燒肉粽」的「呆命人」應是「望春風」「驚歹勢」的「歹」字。

(二)「相思海」的「笨大獸」，應是「望春風」的「翹大獸」。

(三)「春花望露」的「空思夢想規唵恨」，「酒店門前」的「歸唵吹不斷」，整個晚上，應使用「歸唵」較宜。

(四)「五更鼓」的「雙人相好有所映」，「心酸酸」的「風冷情冷是無秧」，「映」、「秧」都是方言借音字，選用時應求一致。

(五)「白牡丹」的「笑咬咬」和「四季謠」的「肉文笑，目調降」，我想用「文」字即可，毋需用「咬」這個字書無有之字。又第七十八頁「搖籃歌」的「親像花蕊吻吻笑」，「吻」字也宜改用「文」字。

(六)「心酸酸」的「未食未睏腳手軟」，「月夜愁」的「為何給阮放袂離」，「望你早歸」的「每日思念你一人，袂得相見」、「暗淡的月」的「也是吹昧失我、我、我滿腹的恨火」；「不能」「不會」方言俗字是「繪」，依連雅堂著「臺語考釋」說：「不能曰昧。說文：昧，闇也。闇，愚也，愚則不能。」「未」、「袂」、「昧」，宜一律作昧」。

(七)「一隻鳥仔哮救救」，「臺灣民俗歌謠」將「救救」擅改為「啾啾」寫成「一隻鳥仔啾啾」，音、義都差矣！這着傳唱於嘉南平原的民謠，歌詞簡單，但仍不失為抗日史詩，當年日軍拿了一紙清廷給的臺灣賣身契，強行接收，臺灣人民義不帝倭，喋血抗日，彈盡援絕，力竭而屈，而「救救」一言國破家亡的悲感哭聲，一言祈待援救的呼聲，意義相關，何必自做主張，改成「啾啾」。

現在開始整理、分析日據時代和光復初期的民俗歌謠，還為時不晚，再遲幾步，則將悔之未及，洪簡靜惠女士在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的「新春歌謠音樂會」演出前夕發表一篇「護衛民族藝術的心願」刊載在元月二十九日的中國時報，誠如她所說的希望要在這些通俗歌謠中「找尋意義及代表」，而這項工作需要大家的關懷、參與及維護。行政院新聞局通俗歌曲審查委員之一的黃瑩先生在六十八年八月出版的一二七期文藝月刊發表音樂小箋：「現代民歌」說到：「河邊春夢」作歌的人已經作古，真是對作者周添旺先生的大不敬，周先生雖年過古稀，但精神甚佳，還參加過電視六燈獎的評審；筆者所祈望是日後提及這些通俗歌謠，不要僅是新聞報導或商業宣傳而已，我們需要心比心、意比意的去肯定這些民族心曲的時代意義。

有志於文學

有志於新聞

有志於社會服務

的有為青年請來一讀

冷血！

是報導文學的典範之作！
定價70元

郵撥

19274

書評書目